



徐奇渊：投资和消费也是相互促进的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从金融市场上来看，最近有一些积极的反应，这表明市场对 2023 年的预期明显在改善，经济修复预期比较显著。在这个过程中，外资对中国经济恢复的信心也比较强，国外的聪明钱也持续流入。我对 GDP 增速预测相对乐观，认为 5% 的增速肯定能够达到，并且通过努力，我们有可能争取到比 5% 更高一些的增速。结构上来看，2023 年的内需比较强，外需相对较弱，出口方面可能会经历一个下调的过程。

这里我关注一个主要的问题，2023 年扩大内需主要靠投资还是靠消费？这是在最近讨论方面比较多的问题。我倾向于还是要靠消费，靠提振消费者信心来扩大内需。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从三大支柱来分析

第一个支柱是基建投资，2022 年基建投资增速已经相当强劲，在政策的支撑下，名义增速达到了 10%左右。在这个基础上，2023 年还要以更大的力度来支撑，才能让基建增速稳定或提高，从这一点来看难度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支柱是房地产投资，今年房地产行业的表现可能是强政策弱表现，难以重回到经济增长的引擎地位。

第三大支柱是制造业投资，2022 年全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总体比 2021 年下降 1.9 个百分点，这说明对工业制造业来说存在一定的产能闲置。分行业看，产能利用率上升或比较稳定的行业都属于上游的矿采选业、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大宗商品的行业，对应到地理空间上我们也看到，山西、陕西、内蒙等省份的财政状况相对好一些。所以从工业行业细分来看，剔除掉上游的矿采选业、石油天然气行业，剩下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幅度会更高，降幅应该是明显大于 2 个百分点，这些行业在此前受到的冲击更大。

总体来看，制造业投资在 2023 年能否走强，有这样两个不利因素，一是目前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偏低，二是出口来看，外部市场需求不太乐观。制造业投资的发展接下来将取决于消费反弹以及基建、地产行业的表现。所以，制造业投资在 2022 年表现比较强、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会得到内需反弹的支撑，但因为外需的减弱和当前产能利用率下降的因素，也同样面临压力。

消费方面：从两类群体来看就业和收入信心

消费需求在 2022 年受到一些抑制，表现比较弱，甚至社零指标出现了负增长。在这样低的基数下，2023 年消费反弹值得期待，消费很可能成为 2023 年经济恢复的主要拉动力量。但目前消费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收入信心和就业情况这是决定消费的最直接因素，我们可以从两类收入、就业渠道来进行分析，一类是和政府相关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另一类是和市场相关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信心。

1、政府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群体

和政府相关的就业，有一个很大的群体是公务员。从一些东部地区代表性的城市来看，不少地方的公务员收入在疫情之前开始有所调整，当时是因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看齐，是出于共同富裕的总体考虑。之后，在疫情影响下的过去三年中，由于收支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结余出现锐减，这已经影响到了一部分地方公务员群体的收入。

而且要注意到，每个地方的公务员收入其实也是一个参考的基准线。如果公务员收入出现下降，大学、学校等事业单位就业人员，这些参照公务员标准的就业群体收入也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有的地方所属的大学甚至出现了拖欠津贴和部分工资的情况。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这两个群体在一般地方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会进一步传导到其他社会群体。公务员、事业单位就业这两类已经是收入相对稳定的群体，如果他们的收入预期都

受影响的话，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信心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些困难，要避免这些短期的挑战拖延下去成为更长时间的困难。所以要遏制住这种趋势，一方面在疫情反弹的时候，消费经济循环重新打通，市场活力增强，地方政府的税源会有明显改善。但是因为房地产收入和土地出让金难以在未来一年的短时间内就有显著改善，所以需要通过更强有力的政策激活地方经济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地方政府债务处置，包括央地两级财政关系的理顺，着眼于大局、着眼于长远，让地方财政状况更加健康。除了要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对金融风险的影响之外，还要看到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也可能会对消费需求的修复、经济复苏产生影响。

2、市场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信心：个体工商户等民营企业

对于市场的就业信心，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外部需求的不景气。全球经济在 2023 年陷入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2023 年我国出口增速会出现下降，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负增长。

这对外贸行业影响会比较大，特别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会受到影响。这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1592

